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芸芸众生

涵之◎著

世界文学文库

097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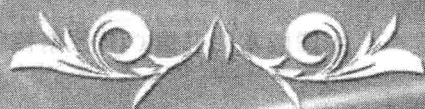
YUNYUN ZHONGS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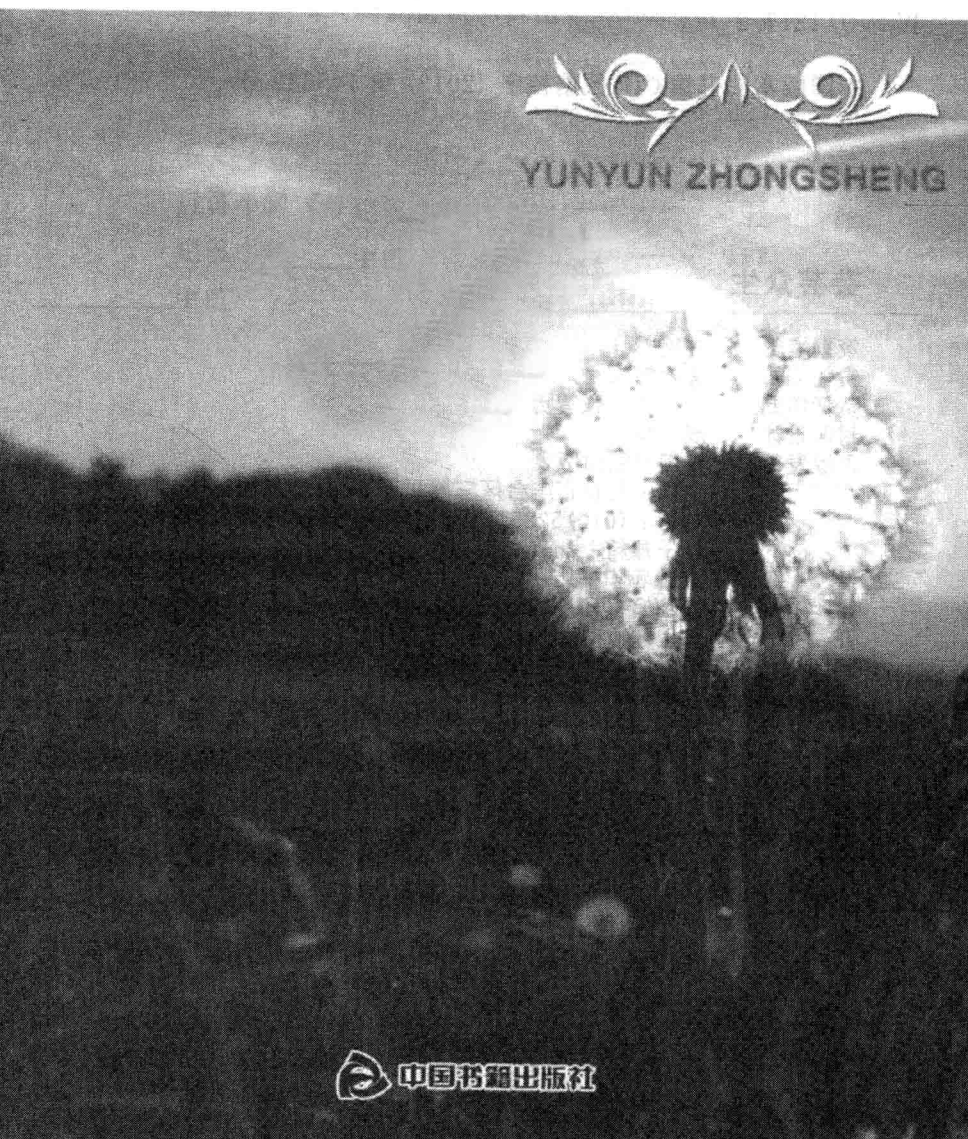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芸芸众生

涵之◎著



YUNYUN ZHONGSHENG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芸芸众生 / 涵之著.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068-2952-6

I. ①芸… II. ①涵…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③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563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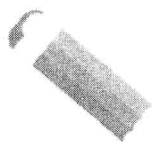
芸芸众生

策划编辑 / 许艳辉
责任编辑 / 许艳辉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展 华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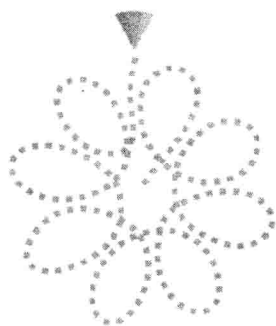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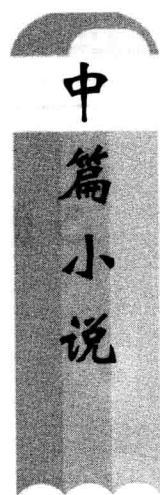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 6
字 数 / 15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68-2952-6
定 价 /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中篇小说《人啊，认识你自己》	3
短篇小说《奶娘银娥》	74
短篇小说《老韩家的悲剧》	82
散文《居澳二十年感怀》	94
短篇小说《外公》	104
短篇小说《邂逅鬼门关》	117
中篇小说《大牛和小虎的故事》	132





人啊，认识你自己

一

西坠的夕阳，将成峰伫立的身影越拉越长。这是悉尼北岸一处陡立的悬崖，左边的斜坡下有一条弯曲倾斜的小道通向海面。悬崖下面，浅浅的海水覆盖着一片沙石混杂的泥滩。

一群人影仿佛在不远的海水里晃动……那是好多年前的一次郊游野餐活动，大家赤着脚、卷着裤腿，站在泥滩里嬉笑叫嚷着、弯腰搜摸着毛蚶。

“我又找到一个，看！”妻子的笑声正似乎随风飘来。

儿子直起腰，把手中拎着的塑料桶向母亲晃了晃，不服气地摇头道：“别炫耀啦，我的收获肯定比你大！”

争胜好强的五弟正带着妻女向纵深挺进，寻找更丰富的资源。六妹扭头对岸上迟迟不肯下水的丈夫喊着：“舒达，你怎么还不下来？”

“我、我怕蚂蟥。”

“这里不是中国，哪来的蚂蟥……”六妹还没说完，

只听身后的拖油瓶儿子惨叫一声。她连忙回过头，见十几岁的男孩已滚倒在水中成了泥鳅。她一把拖起儿子，见他翘起的脚趾上挂着一只螃蟹，便马上将螃蟹摘下丢进桶里，然后蹲下身，一边帮儿子洗去身上的泥沙，一边笑道，“你长本事啦？脚丫儿还能钓蟹！今晚可有口福喽！”

六妹拉着儿子上岸换衣服时，见丈夫已经在一块岩石上坐下了。不久，成峰因手伸进蟹洞被蜇，借口疗伤也上了岸。

傍晚，他们在岸边的烧烤炉上忙乎了一阵，用滚水烫过毛蚶、螃蟹等海味，然后团团围坐野餐。六妹打开带来的酒瓶嚷道：“今天大男人表现不佳！当然我哥除外，你们两个连孩子们都不如，罚酒！”

温舒达让妻子灌了杯酒，看见螃蟹刚下水时的挣扎，连忙扭过头，嘴里咕哝道：“这样杀生不太残忍么？我可不想吃……”

五弟将一只毛蚶肉壳分离，夹起蚶肉蘸了点家里带来的佐料塞进口里，连连赞道：“真嫩，真鲜，太好吃了！”他说着拉妹子坐下，说：“罚啥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大家都要像舒达那样自觉点，该吃多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来，咱们享受劳动成果，吃不完带回家去！”

.....

在成峰的记忆中，那天应该是他们三家十口人的最后一次聚会，尽管饭后三个男人在讨论人生课题时曾引



起了小小的不快，思想见解的不同似乎也为今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隐患，但那天的野营活动回想起来还是轻松愉快、令人怀念的。

“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成峰记不清温舒达是在什么前提下问出了这个古老而又永远让人探讨不已的问题。但他可以确定，当时孩子们已经吃饱、坐在草地上开始玩游戏机了，而三个女人正一边收拾着餐具、一边闲话着家常。

五弟斜倚着身子，剔着牙回答得很干脆：“我活着是为了赚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

一喝酒就脸红的舒达思索了一会儿，说：“嗯，这样活着是为了吃饭！这跟动物的生存法则没本质区别，只不过你这口饭吃得比他们讲究些罢了。”

五弟马上坐直身子，不高兴地反问妹夫：“那你活着是为了啥？”

舒达没有正面回答：“注重金钱、物质的人，活着基本上是为了吃饭；而注重精神心灵的人，吃饭应该是为了活着。”

“你这脑子里整天胡思乱想些啥呀？说话总喜欢绕来绕去、不着边际的，这能当饭吃吗？”

“我是感叹如今世上活着为了吃饭的人太多了，满眼都是饮食男女。”

“那有啥不对？人家那叫踏实生活！难道都要像你一样，整天云里雾里、不务正业，靠女人养着……”

见五弟似乎开始酒后胡言了，成峰连忙息事宁人地

摆摆手，笑道：“活着是为了吃饭，还是吃饭为了活着，这其实是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只是现代社会金钱第一，人们重视物质享受，很少有人顾得上探究了。”

舒达接口说：“对啊，所以人类陷入了精神危机，心灵空虚啊！”

“我不空虚。竞争，拼搏，活得挺充实，整天创造财富，忙都忙不过来呢！”五弟满脸不屑地看着妹夫，嗤笑道，“哼，我看只有你才精神空虚吧！涂涂画画了几十年，没换来一分钱。六妹为了你可把她所有积蓄都花光了，你的画哪天才能换点钱啊？……”

五弟向来自负，但那天的说话也太冲了，是不是已经觉察到了什么？成峰吃不准，便设法将话题转移了。

……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这几年真是树倒猢猻散啊！底下的泥滩上空无一人，周围静悄悄的。成峰孤零零地面对大海站着，看着潮涨潮落、云卷云舒，脑中突然想起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外壁上古人留下的一句铭言：“人啊，认识你自己！”

然而，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认识自己呢？



二

成峰、五弟和温舒达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异姓兄弟。在成峰的记忆中，小时候，周末去舒老师家玩耍，假期去她家住上几天是大家十分期待的事情。舒老师是温舒达、温舒迪两兄妹的妈妈，跟成峰的母亲李老师在同一所中学教书，两人除了同事关系外，私交也很好。李老师身体差、家务多，因此，舒老师经常主动让李老师将小儿子送到她家，跟自己的一对儿女作伴。当然，这种相聚也是兄妹俩盼望的。每到周末，女儿舒迪常常隔夜就问母亲了：

“妈妈，小峰哥哥明天来我们家吗？”见母亲点点头，她便兴高采烈的。

而当舒达问：“五弟、六妹也来吗？”舒老师便会懒洋洋地回答：“不晓得。”但她心里很清楚，五弟的母亲阿桂是一定不会错过让小儿子、小女儿过来蹭吃蹭喝的。

舒老师跟阿桂是无锡同乡。解放前，舒家是村里的大户，阿桂家是舒家的佃农，阿桂娘还在舒家帮佣。回想起来，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舒家的厨房。那天，舒小姐路过厨房，正撞见阿桂娘在偷偷塞东西给女儿吃，见到小姐，她连忙掩饰道：

“阿桂，带小姐到花园去玩，好好伺候小姐……”

那年，舒老师九岁，阿桂十一岁。以后，阿桂常常

带着小姐偷偷溜出家门到外面去玩，胆子便渐渐野大了。阿桂十七岁那年跟着村里人到上海找出路，两年后，舒小姐初中毕业，想去上海读师范学校，但父母给她定了亲，要她年底出嫁。接受了新思想的舒小姐不甘心做旧式婚姻的奴隶，正赶上阿桂回村探亲，两人密谋了一次，舒家小姐便偷偷离家出走，跟着厨娘的女儿到了上海。

舒小姐在上海考取了师范学校，而阿桂则在那年年底成了亲，嫁给了一个老实忠厚的工人，并为他生下了六个活蹦乱跳的孩子。

小时候，五弟闯了祸，阿桂揍完孩子便会哀叹自己命苦：“唉，我前世作了多少孽啊？在乡下穷死，到上海累死。白天去厂里干活受气，回家还要伺候你们这群小赤佬、讨债鬼！到哪里是个头啊？舒家小姐的命哪能这么好……”

母亲的怨忿常常让五弟忘了自己刚挨揍的痛苦，小小年纪便心中陡生不平。他羡慕、妒忌养尊处优的温舒达，想不明白他哪点比自己强了？凭啥他能住高楼大厦，吃山珍海味，还被捧为小才子。而自己一家八口挤在两间破旧的棚屋里，天天粗茶淡饭、破衣烂衫，让人看不起。

阿桂还在那里教训孩子：“你们都一个个替我争口气，好好念书，长大有点出息，让我到时候也享点福……”

因此，五弟从小就立志争气，无奈他跟哥姐们一样，读书成绩始终不理想。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读书无用了，他们的出头机会才到了，而作为工人阶级的阿桂也跟着扬眉吐气了……



文革前，阿桂认为自己跟舒老师是同乡，又以带小姐来上海的恩人自居，所以有事便理所当然地向舒老师求助，得过不少好处。舒老师尽管感到厌烦，但也习惯了。

那时候，成峰、五弟和六妹几乎每个周末都去舒老师家聚会，而舒达常常是五个孩子的中心。这也顺理成章，因为舒达是主人，又是兄长，而且舒达从小就表现出在绘画方面的非凡天赋，是市少年宫绘画班重点培养的对象。为此，舒老师感到非常骄傲，并常常向别人炫耀。六妹是舒达最忠实的崇拜者，但背地里却经常受到哥哥的冷嘲热讽甚至呵斥谩骂。

成峰的读书成绩最好，小学时还当了学校的大队长。三个男孩曾秘密商议要模仿《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同生死、共患难，但谁当老大却意见不统一。

舒达举荐说：“小峰学习好……”

“但他比我小几个月，让我叫他大哥？不行！”五弟马上否定了。

成峰说：“那就舒达吧，他最大，又有才气。”

“结义讲的是义气。我们又不是比画画！”五弟又投了否决票。

舒达看看成峰又看看五弟，笑道：“那就只有五弟了，你打架最勇敢。”

成峰问：“那我们以后不叫他五弟，要叫他大哥吗？”

“对啊，他比我小一岁呢！”舒达想想也不对头。

五弟挥挥手，说：“算了，我们只结义，不排座次！”

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然而，童年生活和少年时代毕竟是无忧无虑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温家楼下的花园里印满了他们奔跑跳跃的足迹，打弹子、跳绳、捉迷藏、下棋打牌。即便上中学后，他们仍经常在温家位于六楼的阳台上，看着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讨论着人生，梦想着未来……这样的聚会一直延续到文革开始，确切点说，是舒老师跳楼自杀、温家的房子被充公为止。

三

听到舒老师跳楼的消息，李老师差点没晕过去。那天是周末，天气酷热。她让成峰搀扶着赶到时，尸体已被运走了。六楼温家大门敞开着，一群红卫兵正进进出出忙着搬东西，谁也不知道舒达、舒迪兄妹俩到哪里去了。离开时，李老师看了一眼阳台底下的路面上几滩已然发黑叮满苍蝇的血迹，干呕了几声，顿时两腿发软、身体便不支了。

“海哥，快来帮忙！”十五岁的成峰勉强支撑着母亲倚在自己身上的体重，一到家门口便气喘吁吁地喊着，等成海飞步上前搭把手，两人合力将李老师扶到床上躺下了。

“舒老师怎么了？”见堂弟难过地低下头，成海心里已然明白，俯下身轻声说，“婶妈，我陪你去医院吧！”



李老师摇摇头，像个受了惊吓的小女孩般，又悲伤又迷茫地喃喃道：“舒老师她那么爱整洁、爱完美，怎么肯做人家的小老婆？又怎么会跳……”

成峰也感到难以置信。在他的印象中，舒老师是最年轻时髦的妈妈，她总是穿着光鲜得体，显得漂亮高贵。也许正是她一贯讲究穿着打扮，才使她成为学校运动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大字报揭发她是地主的女儿，是资本家的小老婆……怪不得这么多年来，在温家聚会时，孩子们碰到男主人的次数并不多。

成峰曾经问过舒达：“你爸爸怎么经常不在家啊？”

舒达支支吾吾地回答道：“他忙，老、老是出差……”

成峰家住的是里弄石库门房子，离温家只隔了三条马路。成海是成峰伯父的儿子，一个正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成峰还有一个嫡亲姐姐，但从小就过继给了小婶。成家原籍昆山乡镇，解放前，因为祖父去世家道中落，祖母让大儿子留在身边，让成峰的父亲带着弟弟到上海谋生。但谁知第二年，伯父被抓了壮丁，抛下了老娘、媳妇和三岁的儿子。解放后，成海的母亲在新婚姻法的鼓励下改了嫁，成海便与祖母相依为命。而小叔在上海成家不久，没留下子嗣便生病去世了，小婶悲痛万分立誓守寡。于是，祖母临终前留下两条遗嘱：一是要求父母将成家的长孙成海接到上海，抚养成人；二是指定将成峰的姐姐成林过继给小婶，以体现成家对小婶贞节守寡的恩典。成峰的父亲是个墨守成规的小职员，对祖母十分孝顺。他在单位勤勤恳恳地工作，回家便沉默寡

言的。而母亲李老师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婆婆、丈夫惟命是从。她抚养侄子成海犹如己出，对女儿成林也是疼爱有加。每次成林回家看望亲生父母，总赖着不想回去，说小婶性情古怪、喜怒无常……母亲听着，眼里就渗出了泪水，默默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自己亲手为女儿缝制的衣服，再煮上几样女儿喜欢吃的食物，塞到成林手中，然后温言劝说女儿回去……事实上，小婶已离不开成林，心情好时很宠她，但烦躁时又会拿她当出气筒。每次成林回去，小婶大多在弄堂口等她，望眼欲穿却又满脸生气的样子。吃人的封建礼教已被打倒数十年，但还是有人自动尊奉牺牲并让人陪葬。成峰感到小婶很可怜，但母亲和姐姐似乎更值得同情。

那天夜里，成峰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舒老师的身影老是在眼前晃动，但舒达兄妹俩上哪里去了呢？难道被他们的父亲接走了？

“不可能！”成海分析道，“现在的资本家都关在牛棚里，自身难保。”

“那，他们会怎么样呢？”

“唉——”堂兄叹了一口气，不吱声了。

两兄弟都睡在堂屋里，中间隔了一层板。月光从天井的长窗照在色差斑驳、陈旧破裂的板壁上，使成峰不由想起了前年那次少不更事的械斗。小时候，孩子们除了在温家聚会，有时也喜欢来这里玩。成家地方虽然小，但由于李老师的脾气随和，孩子们常常可以玩得肆无忌惮的。记得是五弟出的主意，带着大家和弄堂里的几个



男孩到外面兜了一圈，每人手里都拿了一只马桶盖当盾、一把马桶刷当矛，这是居民们洗刷后晾在自家后门口的。他们分列两队爬上板壁两边的床上，把板壁当做城墙开始攻坚战，他们呐喊着进攻防守，打得十分激烈。结果板壁破了、倒了，床架断了、塌了。成家门外堵了一群为寻找马桶盖和马桶刷的婆婆妈妈们，李老师被她们围在中间连连打躬作揖、赔礼道歉……

听成峰提起这事，成海正儿八经地关照道：“小峰，以后别再给家里添乱了，听到吗？叔父、婶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你该长大了！我明天就要住回学校，周末才回来，家里需要你多操点心，好吗？”

“嗯，海哥你放心吧！”成峰答应着，心头忽然感受到一份责任的重量。

四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舒达冲进阳台，但还是迟了一步，母亲已然飘了下去。他脑中顿时一片空白……

“妈妈——”

听到舒迪在卧室里娇声呼喊着，舒达马上反身进屋搂住妹妹，将她的脸紧紧捂在胸口，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她看见母亲自杀的惨状。

舒老师是深夜从关押的牛棚里偷偷溜回家的。从梦